



華文道學

凍寃著



華文 中華文化的根
道學 中華文化的魂

貴州大學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華文

道學

凍寃著

貴州大學出版社
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华文 道学: 中华文化的魂与根 / 陈虎著. -- 贵阳:
贵州大学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81126-688-7

I . ①华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中华文化—研究 IV .
①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6880 号

华文 道学

作 者: 陈 虎

责任编辑: 周 清

出版发行: 贵州大学出版社

印 刷: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20 千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6-688-7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851-5981027

中华文化的魂与根

——陈虎《华文 道学》序

□ 颜 迈

一、锲而不舍

鲁迅先生说：“无论爱什么，……只有纠缠如毒蛇，执着如怨鬼，二六时中，没有已时者有望。”《华文 道学》的作者陈虎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痴迷，在他的二六一十二个时辰里萦绕着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的确达到了“纠缠如毒蛇，执着如怨鬼”的程度。

陈虎先生 1933 年生于上海，童年启蒙于私塾，学习国学达六年之久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各种经典浩如烟海，陈先生从最基础的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启蒙，学到诸子百家、经史子集，每天写大小楷各一页。陈先生就



这样练好了传统文化的童子功，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陈先生于泰州中学毕业了，此后就读于扬州财校、解放军政治学院，任险峰机床厂（国家大型二级企业）总经济师等职务，陈先生为谋生而在人生大道上转折了。

范缜说，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散：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，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。人生旅途往往就是如此，鲁迅说到“孤独者”魏连殳的时候，我的记忆中好像有这样一番感慨：人哪，就好像蜻蜓，飞了一圈之后，又回来停在原来的树梢上，人生的年轮很快增加了数十个圆圈。退休之后，陈先生的爱好居然又返回到童年时代。他接受西安大学云天教授的建议，收拾文房四宝，重新潜入书法海洋，每天挥翰六小时，同时研究书法理论、古代诗词。陈先生闭门静修，心无旁骛，面壁十年，终成大器。

他的散文和书法论文，相继刊载于多种报刊，但让他名声大噪的，是他的书法作品。他的多幅书法作品 2006 年前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、国家博物馆、中国军事博物馆、首都博物馆、北京世纪坛等多处展出，被收入《中国当代书画家精品集》《世界和平国际书画家全集》等多种刊物，被国内外多处收藏。2003 年，陈先生被《中国当代书画家精品集》编委会授予“中国当代书画名家”光荣称号，2005 年参加文



化部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举办的“鹰联杯”世界和平国际书法展，荣获一等奖，被誉为“世界和平文化使者”。2006年，陈先生为专心修学，决定不参展、不收徒、不卖字，集中精力，完成了四十余米的楷书长卷和《华文 道学》文集。

二〇一〇年（庚寅年），陈虎先生的楷书长卷《陈虎书法荟萃》由贵州省新闻出版局主持出版，四十一米长卷可谓长也，（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搜索发现，国家图书馆没有收藏过如此长的楷书长卷）！其内容丰富，气势磅礴，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惊讶和感叹：如此长度，是否算得上“吉尼斯记录”？贵州省书法家协会曾作书面评语：“陈虎先生对历代楷书的研究与临池令人感佩，我们对先生精于八法及对各种楷书从形到神的领悟乃至笔力的功夫，表示敬意，楷书是中国书法中十分重要的一环，其法度森严，结构端正，在先生长卷中都有所显露，陈虎先生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在楷书上所展现的深厚功夫令书坛后学者敬佩与学习。”《陈虎书法荟萃》已获得“弗兰克林国际大奖”“香港政府印制大奖”“贵州省装帧设计奖”等奖项。

二、又结硕果

长卷出版后，陈虎先生的专著《华文 道学》一书又杀青了。



作者在研修书法技艺的同时，特别集中精力学习了《道德经》《心经》等著作，成为他著作的理论基础。

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华文字的称谓，认为所谓“汉字”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。因为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，基本上都使用“汉字”，这所谓“汉字”，并不专为汉族所独有，它是属于56个民族的共同财富。作者认为，应当改为“华文”。作者激情地说，华文就是中华文化的根！

笔者的想法，跟这个意见完全一致。“汉字”这个名称，一是不合56个民族通用此种文字的国情，二是还颇有点大汉族主义的痕迹，三是联合国的通用称呼早已决定为“华文”，没有必要拒绝与国际接轨。我们为什么还不顺应国内国际的形势而将“汉字”改称为“华文”呢？

此外，我想顺便说说，既然“汉字”应当改为“华文”，则“汉语”也应该相应改动。我们可以参考港澳台的习惯，改称“国语”是合情合理的。而且，就语言本身的结构说，“国语”和“华文”对应整齐，何乐而不为呢。由此又引起联想，轰动效应极大的“中国汉字听写大会”也尚待斟酌：“中国”二字是多余的，难道还有与“中国汉字”并列的“X国汉字”吗？其次，“大会”二字不准确，分明不是“大会”，而是一场场的竞赛。改为“汉字听写竞赛”如何？如果按照上边的意见，改为“华文听写竞赛”，岂不就更好了？当然，这需要时日，



因为“惯性”是难以消除的！

《华文 道学》一书，系统地叙述了从远古岩画到后期书法文字的演进过程，揭示了华文与道学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。陈虎先生对道学情有独钟。他探讨了道学最重要、最普及的“双鱼图”，由此认识到道学是一门动态的学说，放之万代、万物、万地而皆准。作为道学核心的“双鱼图”，就是道教的图腾。黑白双鱼相依相抱，形成一个封闭的整圆；双鱼分别具有黑白双眼，黑鱼白眼，白鱼黑眼。这个双鱼图，揭示了宇宙万物的特点和规律：它的视觉效果是封闭的圆，以小喻大包含宇宙万物；黑白鱼相依相抱，以喻阴阳互补的理念和万事万物相依相成；圆的转动性最大，以喻万事万物的变化和轮回。这正是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的辩证法。道家的辩证法思想，比黑格尔早得多。

该书第三章叫《道学》，讲述了道学的起源、内容、代表人物和作品，重点阐释了道学所反映的哲学思想。作者认为道学囊括了全宇宙、全人类的发展、变化，特别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学技术、社会生活、民风民俗、道德伦理。作者综合上述两方面，得出的结论是：文字是中华文化的根，道学是中华文化的魂；华文与道学互为中华文化的阴阳两面。

作者的这些见解，新颖独到，发人深省。



既然发人深省，我们就必然要“省”一下。孔夫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说，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孔子主张的“和而不同”，是学术研究的常态。我们也想表达一下我们“和而不同”的意见。我们认为，中国文化（这里主要专指传统文化）博大精深，所谓“诸子百家”，就是众多的代表人物、众多的学术思想。古代诸子百家，各不相同，甚至互相否定，但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。正因这样的“和而不同”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，不为人们接受；陈虎先生“独尊道家”，同样难以让人心悦诚服。

我们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意见，但我们钦佩作者的独立精神。

读者也许不认可我的批评，但不会否认“和而不同”的态度。

有了批评，才显得赞扬和褒奖是发自内心的、实实在在的。

三、题外的话

十余年前，一位 73 岁的老人徐志成来找我，要我与他共同完成一部叫《拼元汉字汇编》的著作；五年前，另一位 80 余岁的老人陈昌繁来找我，要我为他标点并翻译一些石阡县志上的资料；三年前，我们 90 岁的老院长要我为他审读他的



回忆录《荒陵笔记》：几个月前，81岁高龄的陈虎先生来找我，要我为他审阅他的《华文 道学》一书，并为该书写序。有趣的是，除了我们90多岁的老院长，其他几位老先生跟我从未谋面，互不相识，他们是四处打听甚至到省社科联了解情况后找到我的。

于是我想起了我自己。十余年前，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卢惠龙，写了关于我的报告文学和书评多篇；七八年前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杨宗和，写了关于我的报告文学几篇；六年前，上海师范大学90岁高龄的博士生导师张斌先生，为我的《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应用》写了序；五年前，国家语委研究员、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主编李行健先生为我的《现代汉语复式教程》写了序。这两本书，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，后来连续获得了贵州省哲学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有朋友告诉我，两位大师级的先生写序，为两本书获奖添加了打破平衡的砝码。

天南地北的几个老年人，就这样有了互相搀扶的事例！

人的一生，总会被一些人和事感动，从而增加自己人生的信念和前进的动力。我帮助过的老年人让我感动，他们那种执着的追求鼓舞了我，让我也去追求我的“天边线”；帮助过我的老人让我感动，他们那样诚恳地、无私地奖掖我，让我也要认真地完成老年人交给我的任务。我用了比对我的



学生更大的热忱、更负责的态度对待他们。为了减少他们爬楼梯楼房的辛苦，我总是登门交谈和交稿。我得像学生尊重我一样尊重这些老前辈。尽管我们都是耄耋老人，但在他们面前，我却只能是个“小字辈”。

陈虎先生的《华文 道学》说，华文和道学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。给我的启发是，文化人之间的奖掖、帮助、唱和、交往，特别是批评和反批评，也是另一种意义的中华文化的根与魂。而一群耄耋老人的执着追求，正是这文化的根与魂展现出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值此马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，衷心祝愿陈虎先生老骥伏枥，笔耕不辍，健康幸福，元亨利贞！

我们的祖国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。我们的民族，是由众多民族汇聚成的伟大民族。中华儿女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创造了灿烂文明和杰出文化，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在中华文化中，有两种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，甚至具有引领作用。这两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字和道学哲理。

任何一种文化，都要以文字予以体现，并且要以文字为工具予以发展，任何文化都离不开文字。如果不存在文化，文字同样也就没有用武之地而不复体现了。所以说，文字是文化的根。



道学的阴阳辩证论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，是宇宙万物运动的自然规律，称之为“天道”。“天道”引导着宇宙万种事物的发生、发展和消亡的演变全过程。宇宙万物必须遵循着自然规律而运动，否则就会走入歧途。同时，这种规律看不见、听不到、摸不着，却又感知他的确实存在。当事物产生时，道就能感知了。当事物不存在时，道也就不存在了。老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始，可以为天下母”；“道无常名，朴虽小，天下莫能臣也”；“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能见，听之不能闻，用之不足既”。“道”，就像是幽灵，飘飘渺渺，忽存忽没，终不显现，却能够引导万物，包括引导文字、引导文化。所以老子说：“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万物，持之以此而不辞。”从古至今，人们对于宇宙的万种事物都是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制于“天道”，循着“天道”而形成若干的“专道”，就是这若干正确的“专道”，形成和发展了中华文化。由此可见，“道学”是中国文化的魂。

老子说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引用算术公式：“ $A=B$ ， $B=C$ ，则 $A=C$ ”，因而也就是等于“人法自然”。人又是如何在文字方面效法自然呢？从岩画开始，先民就是以契刻实物来记录展现事物，先民们在创造文化之初，就在岩面上刻契物象而效法自然。在陶文化期间，考古



发现古代最早的三个文字：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、“文”，都是效法自然的三个物象。在文字的成熟期和发展阶段，制定了文字的制造工艺方法——“六书”，“六书”明确以象形为创造文字的基础，以后在象形的基础上，文字不断简易化，但是象形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。所以中国文字是效法自然物象，称为象形文字。

中国文字又称为“汉字”和“中文”，“汉字”这个词已经流传使用很久，现在也还在沿用。“汉”这个字成形很早，最初为禹贡二王导水东流而称谓“汉”，又寓为“天河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云：“倬彼云汉”，《繁钦赋》云“上刺云汉”。江河云汉都是非常的辽阔浩瀚，所以“汉”字具有“伟大”的含意，因而由此产生“汉江”“汉水”等河流名称，由河流名称产生了“汉中府”“汉阳”“汉口”“武汉”等地名。这些河流和地方的名称，也都具有伟大的含意。刘邦建立了汉帝国，称为“汉朝”，以“汉”为国号，对“汉族”和“汉字”这两个词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。但是大量地使用“汉族”和“汉字”这两个词，则在宋朝。当宋朝南迁，与北方的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形成了对峙的局面，为了区别于北方民族，宋朝称宋民为汉族，文字也就相应称为汉字。其实这时的汉族也是由黄帝到宋朝这漫长的时期内，由很多民族融合而成的。至于汉字，也是由众多民族所形成的文字。如上述三个最古老



。

的文字，就是同时在黄河中下游、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内同时产生和流传的。所以，汉字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，例如“东汉”和“西汉”这两词就非常明显地证实是社会发展而产生的。时至今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，统称中华民族。汉族是五十六个民族的一分子，汉族不是整个的中华民族。在很多民族的融汇过程中，汉字也在发展。例如清代就在姓氏的文字中将满族的姓氏转化为汉字。在新形势之下，“华文”这个词也应运而生。联合国将“华文”定为法定名词。联合国是国际性的组织，“华文”这法定词汇就会为世界各国所使用。所以，“华文”这个词，势将代替“汉字”而流行使用于国内外。

对出土的文字进行研究，是对文字的考古。非常遗憾，出土的古文字实物是少之又少。可幸的是，从石鼓文至今，现存的文字资料非常丰富，并且传承有序。对现存文字的研究，虽然不是出土的文物，窃以为也相当于考古研究，因为无论是出土的或现存的，都是古文字，是考查研究的主体，同样是中国文化，并且是接轨而不是脱开的，其考古价值和考察研究方法都是一致的。

文字是一种专门的文化品类，因而应该有相适应的研究方法。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，研究文字发展的全过程。根据文字的线条和结体，研究文字演进的关系、组建文字的机理、

文字的适用性、艺术性和科学性。研究文字发展至今，文字的载体、书契工具、色彩与文字形态的关系，以及对文字发生发展关系的影响。就在这样研究的过程中，窃以为在甲骨文时期，可能同时有简文存在，在夏商期间缺失了社会活动的文字资料。对于这些考古疑点，虽然没有实物可以佐证，不能作为结论，但是很重要，并非“空穴来风”，望能引起重视。

对于从古至今的文字，可以利用现代的一些科技理论进行研究，这样可以加深对文字的认识。例如利用统计学的大数法则，研究古人对文字线条粗细的爱好倾向；利用黄金积数研究文字的结构形态；利用机械制图原理，研究文字的立体思维；特别是按“道学”的阴阳辩证法，研究文字的科学性和艺术性；根据电子时代的科学现状，展望“华文”的发展趋势。这些都是研究文字的新手段。

本文主题是华文和道学，是对文字和阴阳辩证法的探讨和研究。在文字方面，虽然文字与书法是有机的一体，但书法不是本文研究的主体，所以虽有涉及，但未展开讨论。在文字方面，着重研究了文字的机理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第一，文字从形成至今，始终沿着适用和简化这条红线发展。第二，研究了文字的三要素，六书和五音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关系。第三，研究文字的载体和契刻手段对文字线条、结体



和行列章法的影响，以及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文字的载体、契刻手段也在发展变化，相应的如何影响文字的发展。第四，以现近代的文化科技知识，对文字进行探讨。例如以黄金积数探讨文字结体的优劣；以机械制图法揭示文字的立体观；以不同形状的线条，连接成图案，表现各种文字字体的发展传承关系；根据甲骨文字典，按字义分类统计，能够隐约窥视到甲骨文年代的社会状况。在道学方面，本书重点探讨了道学的哲理，探讨了阴阳辩证法在事物上的应用，没有涉及《道德经》的德的部分，也没有涉及《易经》的预测功能。

先将本书的主要论点，提示如下：

一、文字起源于自然，起源于自然的物。

文字起源于生活，起源于生活的事。

文字起源于事物，而为事物服务。

二、事和物是社会的基本层面，事和物是社会的阴阳两面，人类无时无刻都生活在事物之中。

三、甲骨文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两大贡献：完成了制造文字的工艺——“六书”；萌生了道学的理论体系。

四、“华文”是中华文化的根，“道学”是中华文化的魂。华文和道学是中华文化的阴阳两面。

五、真理是唯一永恒的，“天道”也是唯一而永恒的。“天